

# 恩典、自由意志與主禱文

——奧古斯丁對居普良的引用

Grace, Free Will, and the Lord's Prayer:  
Augustine's Appeal to Cyprian

【美】康漢倫著 顧靜琴 歷懷青譯

[USA] Han-luen KANTZER KOMLINE

## 作者簡介

康漢倫，美國西部神學院助理教授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Han-luen KANTZER KOMLINE, Assistant Professor, 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Email: han-luen@westernsem.edu

## Abstract

Beginning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e Pelagian controversy, Augustine repeatedly refers to Cyprian's little work on the Lord's Prayer to defend his perspective on grace. In this text, Augustine claims, one finds an unambiguous precedent for his controversial teaching. The following article assesses the validity and significance of Augustine's appeal to Cyprian. First, I show that this appeal offered obvious strategic advantages, which may help to explain why Augustine cited Cyprian by name more than he did any other author from the early church, excepting only the apostle Paul. I next turn to evaluate the material basis for Augustine's appeal to Cyprian, showing that Cyprian does indeed support Augustine's case against a more "Pelagian view of grace in three major areas. Finally, I argue for the possibility that Cyprian's work influenced Augustine's mature thinking on grace. In sum, this article shows the crucial importance of Cyprian's *On the Lord's Prayer* for Augustine's view of grace, which courses through the heart of his theology. Augustine is not David who takes on the "Pelagian" opposition alone. Like David, however, he does pluck a lethal set of stones from a stream that has worn them smooth. Augustine's stream flows from Cyprian.

Keywords: Augustine, Cyprian, Grace, Lord's Prayer

即便對號稱“恩典博士”的奧古斯丁本人而言，恩典與意志也是“最難的問題”<sup>①</sup>。在《恩典與自由意志》（*Grace and Free Choice*）一文中，他向瓦倫提努修道院長（Abbot Valentinus）推薦了一些作品。後者的修士們在此一問題上已經被奧古斯丁的教導所攪擾而困惑不已。奧古斯丁寫道：“但是我建議並盡力勸告閣下仔細閱讀蒙福的居普良的著作《論主禱文》（*The Lord's Prayer*），而且我勉勵您藉着主的幫助盡量把它讀通並背下來。”<sup>②</sup> 奧古斯丁告訴瓦倫提努，在《論主禱文》一書中居普良不但訴諸於讀者的自由選擇，也強調了人類意志的局限，以體現對於恩典的需求。<sup>③</sup> 當瓦倫提努修道院中的兩位修士來到奧古斯丁處尋求解釋時，奧古斯丁在一封信裏提到他曾向這兩位修士誦讀《論主禱文》一文，並且再一次在信中推薦這篇文章中有關恩典與自由選擇的內容。<sup>④</sup>

差不多在同時期，奧古斯丁在寫給迦太基的基督徒維塔利斯（Vitalis）的另外一封信中給予了相同的建議：“你是會背主禱文的，我不懷疑你會向上帝說：我們在天上的父（太6:9）等等。多閱讀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Letters*, 215.2. 除非另有說明，本文所引用的奧古斯丁著作均出自英譯本。[If not stated, all works of St. Augustine are cited from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series. Please see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trans. Roland J. Teske, S. J.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7-2005). 本文曾於浙江大學2013年12月舉辦的“浙江奧古斯丁研究工作坊”宣讀，並獲得反饋意見，在此誌謝。本論文的增訂版已在《奧古斯丁研究》（2014）中發表，詳見Han-luen Kantzer Konline, “Grace, Free Will, and the Lord's Prayer: Cyprian's Importance for the 'Augustinian' Doctrine of Grace”, *Augustinian Studies* 45, no. 2(2014): 247-279.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13.26.

<sup>③</sup> Ibid. “此間，你可以看出他如何論及那些從他言說中而出的人的自由意志，並且向他們揭示他們必須在禱告中祈求那些他們被要求在律法中施行的事務。假設人類意志在缺失上帝幫助時不足以遵循誡命，那他們如此做必然沒有目的。”

<sup>④</sup> Saint Augustine, *Letters*, 215.3.

蒙福的居普良的作品，他對此做過解釋。”<sup>①</sup> 奧古斯丁向維塔利斯所做的推薦與他提供給瓦倫提努的忠告類似：想要知道我們為什麼需要上帝的恩典，就閱讀《論主禱文》，且要仔細地讀。<sup>②</sup>

在反伯拉糾主義的作品《堅忍的恩賜》（*The Gift of Perseverance*）一書中，奧古斯丁勉勵讀者“更為仔細地閱讀蒙福的居普良寫的題為《論主禱文》一文中對主禱文所做的解釋”，堅持認定文中居普良的觀點非常清晰，以致於我們可以見到前文提到的異端“基督恩典的新敵人”在誕生之前就給駁回去了。<sup>③</sup> 我們當如何理解奧古斯丁反覆訴諸居普良寫給基督徒的單純的禱告指南，並認為它明顯地支持自己的論據呢？

促使奧古斯丁將居普良列入反對伯拉糾派（Pelagians）陣營這一策略的好處不難理解。<sup>④</sup> 居普良是殉道者和非洲教會的護衛者，是一位在東西方教會中廣受尊崇的人物，因此奧古斯丁會將他視為理想的同盟。<sup>⑤</sup> 引用或借鑒其他人物作品，並不總是很有說服力，因此奧古斯丁在此有動力和能力去創造性地變通居普良的觀點，使之服務於自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Letters*, 217.6.

<sup>②</sup> 兩個例子中都是用了“勤勉地”（*diligenter*）一詞。

<sup>③</sup> 在另一處奧古斯丁有類似的觀點：“實際上居普良已經以上帝的恩典反駁伯拉糾派，他說主禱文就是最好的證明”。參閱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20-421.

<sup>④</sup> 毫無疑問，居普良是包括安波修羅在內的所有教父當中，被奧古斯丁提到最多的一位。參見Jonathan P. Yates, “Augustine’s Appropriation of Cyprian the Martyr-bishop Against the Pelagians”, in *More than a Memory: The Discourse of Martyrdo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ed. Johan Leemans (Leuven: Peeters, 2005), 122.

<sup>⑤</sup> 首先，居普良“擁有殉道者的榮耀冠冕”。其次，居普良“為人所熟知，並不僅僅是非洲和西方教會，對於東方教會來說亦如是，他的名字常常伴隨着讚美，而他的作品也傳播廣泛。”第三，甚至異教領袖伯拉糾本人“也尊重居普良並想要效仿他。因為居普良殉道者的身分，奧古斯丁在伯拉糾派之爭中運用他的見證具有重大意義。”參見Jonathan P. Yates, “Augustine’s Appropriation of Cyprian the Martyr-bishop against the Pelagians”, 119-135.

己的目的。<sup>①</sup> 那麼，是否像某些學者所發現的那樣，在反對伯拉糾主義的爭辯中奧古斯丁會偶爾訴諸於居普良的觀點，引用《論主禱文》不過是在進一步證明奧古斯丁“對居普良進行了具有高度懷疑精神的解讀和注釋”？

本文旨在評估奧古斯丁引用居普良《論主禱文》的有效性。奧古斯丁將這一文本挑選出來作為自己反對伯拉糾派觀點的有效總結，那麼這一文本中到底有些什麼內容可以幫助奧古斯丁？奧古斯丁宣稱此文本支持了他關於恩典與自由選擇的教導，果真如此嗎？

## 一、證據

奧古斯丁通過三個部分來論證《論主禱文》如何支撐他反伯拉糾派的主張。他聲稱《論主禱文》堅固了他的如下觀點：順服之可能性的條件、罪的持續以及人類意志的局限性。我們現在依次來考慮在每一個論點中他所呈現的證據。

### （一）論順服之可能性的條件

#### 1. 人類所行之良善，都應歸功於上帝

論到順服之可能性的條件，居普良認為抵抗試探的祈求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這裏有必要來重複奧古斯丁對於居普良的大段引用：

---

<sup>①</sup> 羅蘭·特斯克 (Roland Teske) 注釋奧古斯丁在《駁朱利安》 (*Against Julian*) 中寫到君士坦丁堡的約翰 (John of Constantinople) 認可原罪的定義，“儘管他到現在為止所能提供的證據很少”，而奧古斯丁用以證明亞當的罪性之傳承這個概念來自歐坦的雷特休斯 (Reticus of Autun)、奧林匹阿斯 (Olympius) 和聖希拉流而 (Hilary of Poitiers) 所依據的文本，僅模糊地點到為止。同樣地，大巴西流 (Basil the Great) “最多祇是暗示了傳承罪性的教義”，而特斯克認為奧古斯丁卻將之算作是大巴西流的思想。參見 Roland J. Teske, S. J., “Introduction”,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4,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I*, ed. John E. Rotelle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8), 223-225.

但是當我們祈求“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時，我們會想起自己的軟弱。我們之所以如此禱告，是爲了我們不會傲慢地抬高自己，不會在驕傲與傲慢中將一切歸功於自己。那樣，當我們先謙卑順服地認罪，將所有的功勞都歸於上帝，懷着對上帝的敬畏以懇求者的身分，無論祈求什麼，必自上帝的慈悲良善有所獲得。<sup>①</sup>

奧古斯丁在《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Answer to the Two Letters of the Pelagians*）中，接連引用了六大段居普良的《論主禱文》文本，上文引用的是最後一段。然而，他所有的引用都歸結為同一點：居普良相信我們需要神聖力量的幫助才能行事正確無誤。因此在他看來，主禱文中的祈願——“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甚至是“我們的日用飲食今日賜給我們”等等諸如此類的籲求，都應被理解為在籲求上帝的幫助，好讓我們不犯罪。

居普良對主禱文中涉及試探的籲求所做的評論正好能夠幫助奧古斯丁將這一系列的引文串聯起來，因為在此處，為了能透徹講解人類從上帝所受的恩惠有多大，居普良用詞極為強烈。事實上，在論及人類成就的時候，居普良並未提及成就應該歸功於誰。相反，他認為：“我們一點不能歸功於自己，而應將一切歸功於上帝。”類似這樣的聲明，幫助解釋為何奧古斯丁在作品中引用居普良時，祇作了極簡主義式的注釋。這樣的宣稱，不需要進一步精細分析差異或誇大已適用於奧古斯丁的景況了；樸素未經雕琢是對它最好的處理。直到後來，奧古斯丁引用了居普良著作中其他支持性文本，才做了如下總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5. 引自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26.

結：居普良“將我們之所以能正當地生活，完全歸功於上帝”<sup>①</sup>。

奧古斯丁在《堅忍的恩賜》中又一次回到居普良對主禱文中第六個籲求的評論。事實上，他引用了同一段文字。這一次，他如此介紹居普良的作品片段並囑咐讀者：“所以，就如同這位令人尊敬的殉道者所看到的那樣，如果我們將所有都歸功於上帝，而不是祇將部分歸功於他，部分歸功於自己，那我們的生活就會更安然。”<sup>②</sup>這裏，奧古斯丁明確地推崇居普良思想在神學層次上的整體性，提出這位“令人尊敬的殉道者”並不認為信徒因為戰勝試探就可以將部分功勞歸於自己。反之，所有的功勞都應當全歸於上帝。

## 2. 恩典先於所有美德

在居普良的作品中除了找到“數量性”的宣稱，“人類所有善行都應全歸功於上帝”，奧古斯丁也聲稱能在居普良的作品中找到文本支持奧古斯丁的“上帝恩典先於所有美德”的“時序性”主張。<sup>③</sup>在《堅忍的恩賜》中，奧古斯丁將這種主張與居普良對主禱文中第二個籲求的詮釋連接起來。

居普良認為對於主禱文中“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至少有兩種可能的解釋，並且主張信徒在進行第三個籲求的時候將這兩種解釋都加入考慮。天上與地上可以指人的靈與肉體。所以，背誦主禱文就是在祈求屬肉體的部分向屬靈的和屬上帝的部分降服，俾使靈與肉之間的爭戰能夠停止。<sup>④</sup>根據另一種可能的詮釋，天上與地上指受洗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6: totum deo tribuit quod recte uiuimus. 這與伯拉糾的三個錯誤教導是如何聯繫起來的，奧古斯丁早前在第四卷中明確指出：居普良拒絕這樣一種觀點“恩典僅僅幫助那些行了美德之人，如果是這樣的話，恩典就不再是恩典了”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2.2)。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De dono perseverantiae*, 6.12.

<sup>③</sup> 奧古斯丁認為居普良和安波羅修都曾教導恩典先於美德。參見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12.33: “他們堅持上帝的恩典凌駕於自由選擇之上並先於所有美德，這恩典白白地賜予人從神來的幫助。”

<sup>④</sup> 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6. In *Tertullian, Cyprian and Origen on the Lord's Prayer*, trans. Alistair Stewart-Sykes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4), 76-77.

的信徒與非信徒。如果這樣理解的話，就可以認為受過洗的信徒在背誦主禱文時，一方面在祈求上帝保守他們自己能夠行走在上帝的旨意中，另一方面也在替那些還未認識他的人祈求他們能得到救恩。<sup>①</sup>

奧古斯丁認為後一種詮釋支持他的觀點，亦即“信仰的開始是上帝的恩賜”<sup>②</sup>。居普良認為在這一籲求中，教會為非信徒的皈依而禱告，如果這一理解是正確的，那麼顯而易見教會所禱告的，恰恰是信仰能根植在那些現在仍排斥它的人的心中。這種實踐建立在“信仰的開始乃始於上帝”這一假設。在這種情況下，引用居普良的《論主禱文》使得這一假設不僅僅獲得了殉道者的支持，還有整個教會的支持。此舉使得教會實踐主禱文時所遵循的“祈禱法則”與奧古斯丁所追求的用以反駁伯拉糾派的“信仰法則”得以聯繫在一起。

## （二）論罪的堅持

### 1. 聖徒們在今世犯罪

奧古斯丁引用居普良，一是證實並支持他聖徒們在今世繼續犯罪的論點，二是證實信徒需要恩典保守他們行在善中這一推論出的教導。針對頭一個論點，奧古斯丁引用居普良最突出的是後者對於主禱文第一與第五籲求的解釋。他這樣寫道：“（居普良）曾經說過，‘因為我們每天都需成聖，所以我們這些每天都犯罪的可以在成聖的過程中不斷洗清罪。’”<sup>③</sup>“我們被告知或教導得知我們每天都犯罪，而我們受命每天都要為我們所犯的罪禱告。”<sup>④</sup>顯然，奧古斯丁認為在此引用居普良對於公義之人在今世能否無罪生活的論證無可非議。事實上，他所引用的文本說明居普良認為受過洗禮的信徒需要赦罪，而且基督也通過主禱文來教導信徒這一點。

<sup>①</sup> 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7. Stewart-Sykes, 76-77.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De dono perseverantiae*, 3.6

<sup>③</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10.27. 引自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2.

<sup>④</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10.27. 引自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22.

似乎是為了強調這種教導來源於基督，奧古斯丁始終直接圍繞主禱文展開引用這些文本，間中引證居普良的論證。居普良的《論主禱文》並不是奧古斯丁神學思想的開始或終結，也不是他思想的全部。實際上，居普良為奧古斯丁與《聖經》文本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樑，明確指出：哪怕是公義之人，在今世依舊受到罪的挑戰。

奧古斯丁在《堅忍的恩賜》中也引用了居普良《論主禱文》中關於“免債”的論證，使用了早前在《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中同樣的引文。在這裏，奧古斯丁仍舊將居普良的見證與教會的普遍實踐這一更重大問題聯繫起來。否認所有基督徒都需要與罪抗爭便是在質疑基督徒作為基督配偶的身分，因教會要“將從他那裏學到的一切傳遍全地”<sup>①</sup>。居普良在《論主禱文》中的見證將需要赦免的教會定義為真正的教會。也正是居普良的見證，而不是伯拉糾派的，才是與全世界基督徒所使用的禱詞相應和的。

在《駁朱利安》（*Against Julian*）與《駁朱利安之未完之作》（*Unfinished Work Against Julian*）中，奧古斯丁運用了居普良對於主禱文第三個籲求的評論來論證聖徒在今世繼續與罪爭戰。在此，他挑選了居普良關於天上與地上象徵着靈性與肉體的詮釋。奧古斯丁在《駁朱利安》中指出，居普良認為，在我們祈禱“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天上”時，並不是在祈禱某些與我們不相關的積極發展。相反，用居普良的話來說：“這兩者（即天上與地上）關乎整全與救恩的實現。”因為肉體與靈性仍在彼此爭戰，我們需要上帝的幫助來“讓兩者平安”<sup>②</sup>。因此，居普良認為這一籲求說明受過洗的人的也與罪爭戰。<sup>③</sup>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De dono perseverantiae*, 5.8: “然而，這點值得我們稍微觀察一下，居普良的舌頭就如同一柄打不敗的真理之劍，即使很久以後產生的異端也會被殺戮盡淨。因為伯拉糾派居然敢說義人在今生可以完全無罪，而且在這樣的人之中早就存在一個沒有斑點、皺紋等瑕疵的教會，也就是基督唯一的配偶，就好像是這位配偶未曾遍地照着他所教導的祈求‘赦免我們的罪如同我們赦免人的罪’一般。”

<sup>②</sup> *Contra Iulianum* 2.3.6. 引用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6.

<sup>③</sup> *Contra Iulianum* 2.3.6: 奧古斯丁怒斥“看看這傑出的夫子是如何教導受洗的人們的。還有基督徒不知道主禱文是受洗之人的禱文嗎？”

## 2. 堅忍所需要的恩典

奧古斯丁堅持罪有持續性，甚至是受洗後在聖潔中的信徒還會犯罪。與此主張密切相關的是，奧古斯丁宣稱虔誠信實的人也需要靠着恩典才能堅持良善。<sup>①</sup> 這兩點都強調了基督徒道德上的脆弱。所以，奧古斯丁在《堅忍的恩賜》中集中談論居普良對於第二種觀點的支持也就不足為奇了。為支持自己的觀點，奧古斯丁引用了兩段文本：居普良對“尊上帝的名為聖”與“賜給我們日用的飲食”兩個籲求的評論。

奧古斯丁再一次直接引用了居普良的明確主張——在籲求“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時，我們同時也祈禱我們這些在洗禮中成聖的人能持守在聖潔中。奧古斯丁將此總結為居普良將堅忍看為上帝的恩賜。<sup>②</sup> 居普良用了很大篇幅來論述基督徒在主禱文中祈求堅忍。如果堅忍是上帝所給予的神聖恩賜，為什麼他們還需要祈求呢？<sup>③</sup> 奧古斯丁在此書的後半部分查考了居普良的同一文本，堅持認為他不是第一個提出堅忍是上帝恩賜的人，因為居普良在闡釋主禱文時早已清楚表述過此觀點。

我在此並不是說在我之前就沒有人說過同樣的話。正如同我們所展示的，蒙福的居普良解釋了主禱文中的籲求；他說我們在第一個籲求中就祈求堅忍，聲稱我們在說“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太6:9）時，我們就是在祈求堅忍，即我們能在我們已所成爲的之中持守，因為我們在洗禮中已成爲聖潔。<sup>④</sup>

---

<sup>①</sup> 在《堅忍的恩賜》中，奧古斯丁寫到居普良的堅忍屬於“聖徒的美德”，他們自己就是“上帝的恩賜”，是由“上帝的恩典而來”。(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4.)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4. 轉引自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2. 在《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中，奧古斯丁引用了相同的文本。

<sup>③</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4: “所以，這位夫子知道我們祈求上帝保守在聖潔中，就是當我們在說願尊你的名為聖（太6:9）之時，我們能持守在聖潔中。除了祈求俾使我們不會停止擁有這個恩賜以外，祈求我們已經得到的還會有什麼別的意義？”

<sup>④</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1.55.

奧古斯丁不認為他關於堅忍的教導是新的概念，甚至不能說他以一種新的方式來塑造這種觀點。在他的概念中，他僅僅是重複了居普良在《論主禱文》中所論述過的觀點。

實際上，早幾年前奧古斯丁在《訓誡與恩典》（*Rebuke and Grace*）中對主禱文進行詮釋時已經跟隨了居普良的腳蹤。在那本書中，奧古斯丁已經將“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這一籲求列在一系列《聖經》文本根據之後來論證堅忍是上帝的恩賜。他的解讀與居普良的類似，奧古斯丁再一次地引用這位殉道者來支持他自己的詮釋，而他所引用的文本與《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與《堅忍的恩賜》中的引用也一致。<sup>①</sup>

雖然奧古斯丁堅持以居普良作為“堅忍是上帝恩賜”的背書，引用其對於“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的詮釋作為依據，然而在一處他卻轉向到為日用飲食的籲求。此處，居普良對於主禱文比喻性的詮釋對於奧古斯丁的案例至關重要。飲食“或許被認為除了其字面含義外還有屬靈含義”，他這樣寫，以此來指徵物質層面的飲食，以及作為“生命之糧”的基督以及聖餐。<sup>②</sup>考慮到居普良將日用飲食的籲求解釋為免得墮入罪而被禁止領受聖餐，奧古斯丁指出日用的飲食也可以被理解為在良善中的堅忍。所以，他甚至認為居普良對主禱文第四個籲求的解釋也支持了他的論證。<sup>③</sup>

### （三）論人類意志的能力與局限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奧古斯丁為了說明居普良支持他有關人類意志局限性的教導的證據。奧古斯丁指出，在他有關恩典的教導中，居普良從未拋棄自由選擇與道德責任。然而，他也明確指出他相信居普良在《論主禱文》中暗示，沒有上帝能力的幫助，人類意志與自由選擇會有不足。事實上，奧古斯丁在這個文本基礎上聲稱，在居普良看來，上帝的恩典不僅僅幫助那些方向正確的意志，同時也為那些“邪惡”“不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6.10.

<sup>②</sup> 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8. Stewart-Sykes, 78.

<sup>③</sup> Saint Augustine, *De correptione et gratia*, 4.10.

信”與“不情願”的意志重新導航，指引他們轉向上帝自身。

### 1. 對於自由選擇的訴求

奧古斯丁聲稱，居普良主張自由意志趨向於保持在一個普遍水平上。譬如說，在《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中，奧古斯丁提出一個反問：“難道這位難忘的傳授真理之道的聖賢夫子會否認人類有自由選擇，因為他將我們正確地生活的所有功勞都歸於了上帝？”<sup>①</sup> 弦外之音是沒有人會蠻不講理地指責居普良將自由意志降格。在此文本的前段，奧古斯丁揭示了伯拉糾派的偏失。伯拉糾派認為恩典是通過善行的功德而賜予的，是由於他們自身不恰當的讚美律法與自由選擇。<sup>②</sup> 奧古斯丁在此指出居普良保留了伯拉糾派意圖讚美自由選擇中的積極價值，同時又避免陷入他們對於引領他們的自由選擇的過度投入。

然而，想要嘗試在居普良的《論主禱文》中尋找直接有關自由選擇的論證是徒勞的。假設他真的論及自由選擇，那他也做的比較隱晦。那麼，又該如何來解釋奧古斯丁認為居普良處理了這個問題呢？

一個可能性是奧古斯丁提到了居普良着重強調了人們屬靈生命需要努力。居普良肯定認為那些堅稱自己無需與罪爭戰且不需要上帝幫助的人無疑是在自欺；他的作品中的主要觀點是信徒需要且不斷需要上帝持續的恩典。同時，居普良教導說這種不斷的需要也要求持續的禱告。他同時也強調了善行的重要性，幫助信徒的禱告配得回應。因此，在使人理解恩典的必要性時，居普良敦促他的羊群繼續善工，從而訴諸他們的道德自由也包括自由選擇的能力。<sup>③</sup>

### 2. 缺乏上帝幫助的人類意志是不足的

奧古斯丁更為直接將他的論證即“《論主禱文》中對於人類意志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6.

<sup>②</sup> 在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6.12中，奧古斯丁所討論的是伯拉糾派如何讚美自由選擇而以致恩典受到妥協。

<sup>③</sup> 雖然並不一定是居普良的《論主禱文》，但是奧古斯丁在《堅忍的恩賜》中指出他對居普良與安波羅修如何在重視恩典與道德勸勉之間找到平衡點感到印象深刻。

不足的暗示”與文本聯繫在一起。他所提到的其中一個連接點就是居普良對於日用飲食這一籲求的解釋。他再一次地將自己的論述建基於居普良對日用飲食的形象化解釋之上。居普良將日用飲食理解為聖餐與基督的身體。奧古斯丁主張為日用飲食的禱告是為了避免墮入能導致被開除教籍的罪，因此這一禱告進一步論證了我們自己的意志不足以保護我們免除我們的過犯。因此，他認為：“如果蒙福的居普良認為我們的意志不足以來避免犯罪，他就不會像這樣理解主禱文中的這一句‘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太6:10）”。<sup>①</sup>

在《駁朱利安》中，奧古斯丁通過居普良對於上帝旨意施行的禱告的解釋來肯定人類意志的不足。在此，他主要依靠居普良比喻性的詮釋。居普良將上帝旨意在天上與地上的施行比作受過洗的信徒的心靈與肉體。根據居普良的詮釋，基督的教導說明我們需要解決肉體與心靈之間的矛盾。因為這一矛盾，“我們不能做我們願意做的”。<sup>②</sup>根據居普良的這一觀點，奧古斯丁所汲取的一點是人類力量（無論是否本於意志）總是不足的。<sup>③</sup>即便是虔敬信實的信徒在今生也不同程度的繼續經歷肉體與心靈的矛盾，唯有神聖恩典才能解決這一矛盾。

奧古斯丁在《駁朱利安之未完之作》引用了相同的段落，他觀察後認為這一段落能用來反駁摩尼教派和伯拉糾派。他這樣警告後者：“居普良也反對你們，因為你們認為應歸功於自由選擇的，他則認為我們應求告上帝俾使之產生在人的裏面。”<sup>④</sup>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6.

<sup>②</sup> *Contra Iulianum* 2.3.6引自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6. 這是居普良文本中出現的唯一有關人類意志的內容。

<sup>③</sup> *Contra Iulianum* 2.3.6: “就像他在他有關《主禱文》的書信中對此做過的解釋，對於反對你教導人相信自己的能力，他是保持着多麼高的警惕啊！他教導我們說我們需要向上帝祈禱，而不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不是人的力量而是神聖恩典才有可能創造靈與肉的和諧。”

<sup>④</sup> *Contra Iulianum opus imperfectum* 6.6.

### 3. 上帝可讓勉強的變得情願

進一步研究奧古斯丁的反伯拉糾主義作品，我們發現，他通過《論主禱文》不僅僅發現人類意志的不足，甚至肯定上帝的力量能夠改變那些反對福音的人，讓他們能夠心甘情願的接受他的恩典。奧古斯丁不斷地引用相同的內容來論證他的觀點，即居普良比喻性地解釋“上帝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這一籲求。在奧古斯丁的作品中，自伯拉糾派之爭的第二階段直到最後的《駁朱立安之未完之作》裏，都可找到其訴諸居普良的蹤跡。

早在《回應伯拉糾派的兩封信》中，奧古斯丁就用居普良對這一籲求的理解來支撐自己的總結——“人的意志乃由主所預備”（參箴8:35）<sup>①</sup>。特別具有決定性的是居普良所持的爭論點：可以將對“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這一祈求理解為非信徒的皈依。<sup>②</sup>居普良更進一步將這種詮釋與基督愛仇敵的誡命（太5:44）與上帝既賜福給義人，也賜福給不義的人聯繫起來。奧古斯丁非常欣賞這一觀點，特別是居普良觀點的激進之處。居普良認為，基督徒在為上帝旨意行在地上禱告之時，不單單是為那些缺乏信仰意願的人禱告，同時也為那些積極抵制信仰的人禱告——為福音的仇敵和為那些因行不義而有罪之人禱告。換言之，通過這個籲求，基督徒向上帝禱告希望那些剛愎自負之人能回轉心意。<sup>③</sup>

奧古斯丁在《書信215》、《書信217》、《論聖徒預定》、《駁朱利安之未完之作》中也有相似的觀點。通過教導基督徒在主禱文中

---

<sup>①</sup> 在奧古斯丁的時代，《拉丁通俗譯本》問世之前最廣為流傳使用的《聖經》版本是從希臘文《七十士譯本（LXX）》翻譯而成拉丁文的、被通稱為Uetus Latina的一些古老拉丁版本。在這些版本中，《箴言》8:35有這樣一句話。——譯注

<sup>②</sup> Cyprian, *On the Lord's Prayer* 17, trans. Stewart-Sykes: “基督安慰我們，我們應該禱告和代禱，為所有人的救恩而代禱，如此行在天上的上帝旨意就行在我們之間，通過我們的信仰，以致於我們都會到天上，而上帝的旨意也會行在地上，行在那些不信的人之中，以致於那些從出生就屬世界的開始屬天。”

<sup>③</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6.

為仇敵的皈依祈禱，奧古斯丁深信居普良事實上是認為上帝能轉變那些反對福音之人的意願。

奧古斯丁在《書信217》中引用居普良的作品來說明，如果上帝不能轉變那些不情願的意願。

如果不是因着他的恩典促使那些反對信仰的人皈依於他，那我們向上帝發出第四個籲求就是徒然而又無用的，這使我們相信他們也許會贊同他們曾反對的教導。當他們中的一些人不是因為上帝的作為而相信他，我們徒勞且不真誠地在狂喜中感謝上帝，卻不是出於真心感恩。<sup>①</sup>

如同前文幾次提到的，居普良的《論主禱文》在這裏架起了一座橋樑，允許奧古斯丁號召所有教會以禱告為見證。在奧古斯丁看來，居普良僅僅是在其作品中指出了一個各地基督徒由禱告所得出的事實。上帝使得那些不相信他的人回轉心意相信他。

上帝對於重新引導人類意志的責任反過來論證了奧古斯丁的觀點，即接受信仰並不是獨立的人類意志的產物。奧古斯丁早在《書信217》的開篇就向維塔利斯解釋說，如果贊同福音是源自“我們的自由意志”而非恩典，那麼教會為非信徒皈依的禱告就是徒勞無功。<sup>②</sup> 他進一步觀察到，如果維塔利斯真的認為信仰是出於自由意志而非恩典，那麼他就必須譴責他的迦太基老鄉居普良，因為居普良在他的《論主禱文》中表明接受信仰是上帝的恩賜。因此，奧古斯丁認為居普良也持有相同的觀點，即不能將接受信仰理解為“我們的自由意志”帶來的結果而忽視上帝的恩典。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Letters*, 217.6.

<sup>②</sup> 如果真的是這樣，那教會就不是為了因上帝憐憫而賜下的恩惠之事在禱告，反而是為了完成人類意志派給的任務在禱告。” Ibid., 217.2.

## 二、評估證據

奧古斯丁為這一案例所列舉的證據有多大說服力呢？

在談及順服之可能的條件時，奧古斯丁認為，居普良主張“將我們正確生活的所有功勞歸於上帝”<sup>①</sup>以及“上帝的恩典並非是按照我們的德行而賜予的”。<sup>②</sup>在此，居普良更為明確的宣告完全支持了奧古斯丁的如下立場：“我們不可在驕傲與傲慢中將任何事務歸功於自己”以及“所有的功勞全都歸於上帝”<sup>③</sup>。居普良不僅僅認為我們的禱告意味着我們不能因我們的善行就將功勞歸於我們自己，而且，他認為我們的罪恰恰就是未能將該是上帝的功勞歸給他。用奧古斯丁的話來說：“因此，就如同這位令人尊重的殉道者所觀察到的，如果將一切都全歸功於上帝，而不祇將部分歸功於上帝，部分歸功於我們自己，我們當可更安然地生活。”<sup>④</sup>

然而，奧古斯丁聲言，居普良認為上帝的恩典先於所有美德，有更多的素材可以用來反駁奧古斯丁的這一見解。《論主禱文》中的一些評論在提示，人類的善行美德有助於確保禱告得到回應，這似乎意味着在居普良眼中，在上帝恩佑背後有時存在着善行。居普良寫道：“那些能很快上達於上帝的禱告，是被我們的好行為推助的禱告”與“那些聽從上帝命令的人會被上帝垂聽。”<sup>⑤</sup>此外，居普良教導說禱告需要與果實（善工）並行以使其有果效。<sup>⑥</sup>奧古斯丁並沒有引用這些說法。是否這些說法會削弱他訴諸居普良以論證自己主張的可信性呢？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6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4.

<sup>③</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9.25

<sup>④</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6.12.

<sup>⑤</sup> Cyprian, *On the Lord's Prayer* 33, trans. Stewart-Sykes.

<sup>⑥</sup> Cyprian, *On the Lord's Prayer* 32-33.

並不一定。奧古斯丁並未否認功德或可稱贊的行為有時的確是存在於上帝恩典的作為之先的。相反，他所關注的是排除以下這種想法的可能性：即沒有上帝恩典的先行行為亦有可能行善。奧古斯丁之聲稱居普良強調此禱告是為非信徒維護了這個原則，因此，就算並非肯定這想法是可論證的，至少也是表面上講得通的。雖然居普良從未用過這些詞彙來論述上帝的恩典先於一切善行美德，但是他也從未排除這一可能性。

當談到罪的持續性時，奧古斯丁手裏有一張王牌：居普良明確宣稱：“我們被教導說我們每天都在犯罪，而我們被要求每天都為我們的罪禱告。”<sup>①</sup> 同樣地，他主張在“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這一籲求中，我們“禱告和祈求，在洗禮中成聖的我們能持守在我們所成為的那樣之中”<sup>②</sup>。而這一主張為居普良關於堅忍的立場所留的餘地就相當有限。聖徒並不是超人。他們也容易犯罪，他們需要幫助得以持守。奧古斯丁的論據在這些領域非常站得住腳。

當討論居普良對於人類意志的能力與局限的理解是否具有權威性時，事情又變得更加複雜。奧古斯丁隱晦地提到居普良訴諸其讀者的自由選擇。事實上，居普良在《論主禱文》中從未提到人類的選擇。然而，這一聲稱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是說得通的，因為自由選擇是基督教傳統中的一個特色，可追溯至早期的護教者們，他們堅信維持道德責任需要自由選擇。

論及缺失上帝幫助的人類意志的不足，奧古斯丁提到了居普良作品中多段文字，將每一個尋求上帝幫助的勸勉都看作是人類意志不足的證據。雖然並不清楚居普良用這些詞彙是否是這樣想，但是站在奧古斯丁的立場來看，居普良非常清楚地下了決心要強調要想達到任何

---

<sup>①</sup> Saint Augustine, *Contra duas epistulas Pelagianorum*, 4.10.27 引自 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22.

<sup>②</sup> Saint Augustine, *The Gift of Perseverance*, 24, 引自 Cyprian, *De dominica oratione* 12.

良善的目的，上帝的恩典都是不可或缺的。在這個意義上，他的論據限定了除了上帝恩典之外，任何方式或手段，包括人類的意志，都不足夠，即使他並未明確地正面處理這個問題。事實上，奧古斯丁在這方面的主張典型地處於居普良教導的框架中；他並未假托居普良直接陳述過這一點。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奧古斯丁認為居普良支持這一教導，即上帝能改變不情願的人類意志，這一論點的根據是以居普良對於“地上”的形象比喻為依托，他認為“地上”可被認為是籲求“你的旨意行出”中的非信徒。上帝的旨意以及上帝的恩典與慈悲，是居普良的主要考慮問題，而居普良的《論主禱文》則充滿了有關於此的內容。然而作品中卻全然沒有“人類意志”的概念，這真令人震驚。<sup>①</sup>居普良基本上未曾使用過這些術語來表達他對恩典的理解。

在這個範圍內，這篇研究所揭示的是令人驚訝的諷刺。縱觀教義歷史，奧古斯丁常常呈現出拿着五塊石頭的大衛的風采。他像是一位戰士，單槍匹馬地用投石彈弓一擊，就能阻擋恩典的仇敵；在他的明確的教導之前，祇有保羅教導過這一話題。可是，正如同本篇論文所展示的，奧古斯丁拒絕承認他是這一觀點之承前啟後者，這一點值得我們嚴肅正視。奧古斯丁的恩典觀中有許多獨特的角度，居普良都曾經清楚地表達過：對於“人類的順服”，所有的讚美都應歸於上帝；恩典先於美德；聖徒持續與罪爭戰；甚至堅忍的美德也是恩典的恩賜。假設對奧古斯丁在伯拉糾派之爭中引用居普良的《論主禱文》存疑，那麼也不應該是有關恩典的部分，因為奧古斯丁神學最為知名的部分就是有關恩典的教義。可能存疑的是有關意志的角色，因為較少有人注意到他這部分的相關教導。就此而言，奧古斯丁思想可能比傳統所假設的，更接近，同時也更不接近，居普良的思想。

---

<sup>①</sup> 居普良在《論主禱文》中僅有一處提到人類意志，他寫道因為靈與肉的爭戰，我們不做我們想做的事。他此處的語言反映了保羅在《加拉太書》5:17中的論述。

**譯者簡介**

顧靜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碩士研究生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GU Jingqin, M. A.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ccctspmjq@163.com

歷懷青，美國默瑟社區學院講師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Huai-ching Lee Kantzer, Lecturer, Mercer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 USA

Email: hkantzer@aya.yale.edu

## 參考文獻 [Bibliography]

### 西文文獻 [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Augustine. *Nature and Grace (De natura et gratia)*.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3,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217-265.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7.
- \_\_\_\_\_. *Answer to Julian (Contra Iulianum)*.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4,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I*.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268-536.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8.
- \_\_\_\_\_. *Marriage and Desire (De nuptiis et concupiscentia)*.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4,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I*.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28-96.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8.
- \_\_\_\_\_.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5,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II; Unfinished Work in Answer to Julian*.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9.
- \_\_\_\_\_. *Grace and Free Choice (De gratia et libero arbitrio)*.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6,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V*.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71-106.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2000.
- \_\_\_\_\_. *Gift of Perseverance (De dono perseuerantiae)*.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26, Answer to the Pelagians IV*. Edited by John E. Rotelle.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191-239.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1999.
- \_\_\_\_\_. *Letters 211-270*. In *The Works of Saint Augustine: A Transl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II/4*. Edited by Boniface Ramsey. Translated by Roland J. Teske, S. J. Hyde Park, NY: New City Press, 2005.
- Stewart-Sykes, Alistair, trans. *Tertullian, Cyprian and Origen on the Lord's Prayer*. Crestwood, NY: 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04.

Yates, Jonathan P. “Augustine’s Appropriation of Cyprian the Martyr-bishop Against the Pelagians.” In *More than a Memory: The Discourse of Martyrdo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Identity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Edited by Johan Leemans, 119-135. Leuven: Peeters, 2005.